

# 中美合作與中國經濟前途

俞頌華

## 一 國際合作之道

從這次世界大戰中的歷程看來，我們都可很明確的知道：要贏得戰爭，又要澄清世界大局，以贏得戰後的持久和平，決非那一國單獨的力量所可達成，必須聯合各國共同努力，一致合作，始克有濟。再從今年的克里米亞會議與在舊金山舉行的聯合國會議看來，我們更可明確知道：聯合各國的合作，以美、英、蘇、中四大國的團結合作為前提。假使沒有這一前提，不僅歐洲與亞洲的戰爭都有拖長的危險，並且要合理解決國際間現實的問題，以奠定澄清今後世界大局的基礎，也是很困難的。而四月二十五日在舊金山舉行的聯合國會議，正是這四大國團結合作，進而促進聯合國共同努力，一致合作的具體表現。

所以，在今日情勢之下，四大國的團結合作，是縮短戰爭的最有力的保證，也是團結聯合各國，共同爭取戰後民主，自由、安全與繁榮高目的的必要因素。既然如此，中國今後為增進本國及世界幸福計，在外交上不斷加強與美、英、蘇三國的合作，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從原則上講，四大國既有崇高的共同目的，中國只要盡其在我，向此目的，努力以赴，則與美、英、蘇間的團結合作，自會一天天增進。但是各國的外交，都與其本國的願望與需要密切配合。故就外交而論，各國對外都必須有「取」有「予」，互助互惠，才能與他國增進邦交。像法西斯的德日，目中無人，企求平分歐亞，獨佔一切利益，不擇手段，有「取」無「予」，其結果只有訴之武力，沒有外交；

只有孤立，無從與他國合作。這就是這一次世界大戰的根因。故對外協和之道，在能彼此和平相處，「取」「予」有方；反是，則不免衝突，甚至醞釀戰爭。

我們要與美、英、蘇密切合作，第一要能和平相處，第二要進一步明瞭他們的願望與需求，力謀彼此間有適當之「予」「取」，使在利害關係上有互助而無衝突。縱有衝突之點，務求其本着互尊互忍互讓互助之精神，得到一個合理的解決，使大事化為小事，小事化為無事。在國際間所謂「得道多助」，其實不外是這個道理。

## 一 美國對華之期待

中國與美、英、蘇的團結合作能否加強？這要看我們的努力能否符合他們的願望，滿足他們一部分的需求？美、英、蘇今日已密切團結，有崇高的共同目的。故美國今日對我之大部分願望與需求，可以說也就是英蘇對我的願望與需求。我們現在把美國對華之期待，舉其要點，約略分析一下，相信不僅加強中美合作之道可以由此覓取，抑且中國與英蘇間邦交之增進亦可由中美合作之加強而大有裨益。

美國對華向無領土野心，且與中國一樣愛好和平，在利害關係上，極少衝突之點，故中美邦交向來輯睦。自從日本轟炸珍珠港，掀起太平洋戰爭的戰幕以後，美國朝野決心打倒法西斯日本的目的與中國完全一致，由是深深認識了中國對日抗戰的價值，對中國之期待特別殷切，而中美間之合作遂有劃時代的轉變。他積極援華，的確要中國強盛，國際地位增高。據去年十一月十七日美亞雜誌上的一篇論文，去秋我們湘北戰爭正非常緊張之時，美國前副總統華萊士特地經

蘇聯訪華，其主要任務是向蔣委員長提出下列的願望：『第一、美國政府熱切的想使中國成爲亞洲的領導強國，爲達成此目的，正準備給中國以大量援助；第二、美國希望看到蔣委員長成爲新的強大的中國的領袖；第三、美國願協助中國，使蔣委員長成爲中國的第一人，中國成爲亞洲第一大國。……』這些願望，美國正在進行，促其實現。

我們再看美國前駐日大使，現任副國務卿格魯，於本年三月十四日揭示的美國國務院外交政策五要點，更可瞭然於美國對我期待這樣殷切之主因。那五要點是：第一、執行外交任務時，盡力予我武裝部隊以全面之支持，藉獲及早戰勝；第二、必須採取有效步驟，制止德日兩國於盟國戰勝後重獲發動侵略戰之實力；第三、及早建立可能爲未來政府建立擔任維護和平之聯合國機構；第四、吾人之目標，乃促進對外貿易及全國之貿易效果，藉以使我國全部人民獲得職業，進而與聯合國家共同進入一不斷擴充生產消費，及高生活水準之世界；第五、鼓勵有利於各地男女，根據本身習慣及願望，建立自由及民主生活方式，組織國防生活之一切條件。（三月十五日中央社電）

觀於這五個要點，可知美國的外交政策，完全與他戰時戰後的需求相配合。他的需求，歸納起來，其重點不外下列兩端：（甲）縮短戰爭的勝利行程，藉以減少美國生命物資之犧牲；（乙）戰爭結束後，全世界各國都能維持和平穩定的秩序。美國的對外貿易，能向全世界擴展，使美國的人民於戰後都可得業，絕無失業的恐慌。至於「予武裝部隊以全面之支持」，「制止德日於戰後重獲發動侵略戰爭之實力」，「建立維護和平之聯合國機構」，「鼓勵各地男女，建立自由及民主生活之方式」等等，則都是達成他以上兩大重點——即他最需要的兩大需求——的方法。

明乎此，可知美國援助我們武器，裝備我們軍隊，協助我們增加戰時生產，以增加我們的戰鬥力，即是他對我的「予」；以我全部戰鬥力，配合他的對日戰略，以縮短亞洲戰爭，乃是他對我們之「求」。

換言之，他期待以援華之代價，獲「取」我們給予他在對日軍事上有力有效的配合，使亞洲戰爭得以早日結束。他還關心我們的內政，注意我們國內的團結與和平統一問題，希望我們成爲民主，團結的強國，并願協助中國成爲「亞洲第一大國」，即期待以協助我之代價，獲「取」中國內部的穩定與進步，維護亞洲持久和平的責任能由中國負起，在東方造成美國可能發展其對外貿易之良好環境，使他與東方能互助互惠，共同步入「高生活水準」之經濟的理想境界，使大家都有「不虞匱乏」之自由。

美國在外交上對我的「取」「予」，分析起來，在原則上不僅與我們的利害關係並不衝突，并且與我們本身主觀的願望相照合。所以只要我們能在軍事上經濟上政治上不斷進步，則中美間團結合作的加強是不成問題的。去年以來，美國輿論上對我曾有不少批評。這是由於我們於中原及湘桂戰役中在軍事經濟政治等各方面都有弱點暴露，同時美國期望中國太深太急，而中國各方面的進步又未免太緩太慢。相信只要他們對於中國的願望一天不變，對於中國的期待一天沒有絕望，同時只要中國今後能有具體進步的事實表現，以彰明中國上的努力確能符合他們對我的需求，則他們對我的輿論，能很快由批評而變爲讚譽，而過去他們對我的指責，也不會影響到中美今後團結合作的加強。

不過，假使我國於戰時，在軍事上很少進步，不能配合他對日的戰略，使亞洲戰爭能夠早點結束，在政治上不能將團結問題解決，致於戰後，內部有發生糾紛，不能安定的可能，使他們計劃中的對華貿易沒有實現的把握，那麼我們對美，便變成了有「取」無「予」。在這樣情形之下，中國於戰後的國際地位便難增高，中美間的合作不僅不能加強，且又必然會一天削弱。這卻是我們全國上下應當及早警惕的。

### 三 中國需要美國經濟援助

無論亞洲的前途，或世界的前途，必須有中、美、英、蘇四大國的團結合作，才能有光明進步之望。今後中美間的合作，須要不斷加強，不能使他削弱。這一點當為中美兩國人士所一致公認。要達成這一點，就中國方面言，必須由民主團結的途徑，力圖自強自立，對於盟國有「取」有「予」，有所貢獻，不能使他們失望。

現在對日還在決戰的嚴重時期，我們尚須經過一段極艱苦的反攻的路程，才能達到最後勝利的目標。中美間戰時的合作，可以保證這勝利目標的必達與早達。中國雖得天獨厚，可是到底是一個以農立國的貧國。經過了這一次長期的對日抗戰，貧困的程度，不容諱言，更一天天加深了。今後要轉貧為富，我們不能不吸收外資，不能不與產業發達的盟邦，尤其是美國，加強經濟與技術的合作。故中美間戰後的繼續合作，可以保證我們建國的必成和早成。

但是戰後富有的國家的資金，必然流向貧而安定、投資最安全、最有利可圖的國家。中國要向工業化的方向發展，以求經濟的進步，復興的迅速，就不能不於戰時，急急在軍事政治經濟社會等等各方面，力求進步，為戰後樹立一個和平統一，能使全國趨於安定繁榮的堅強基礎。不然，吸收外資的稍縱即逝的機會是很容易錯過的。錯過了這一機會，中國貧困的時期便要延長。

廣大的中國，一向需要外資，並且也是外國投資的一大對象。孫中山先生的慧眼，在過去早已看到這一點，故曾擬定實業計劃，希望吸收外資，把他實現。這實業計劃擬定以後，並不是沒有吸收外資的機會，可是當時國內，政治上不軌道，全國沒有統一，十年九亂，擾擾不寧，故將所有的機會都失掉了。由此可見，吸收外資，縱有機會，還是要靠全國覺悟，努力把外資可能流入的前提與條件完成，才能實現。

吸收大量外資，決不是一件簡單容易之事，必須從多方面考慮，努力，使外資有自然而流入的可能，才能達成。這一次大戰的破壞，比上次大戰兇得多，戰後需要吸收外資的國家也特別的多。我

們若不及早準備，將這一機會錯過，則我們將會眼巴巴看到源源的外資流向別處去，不向我們方面流來。

#### 四 吸收外資之目的

要吸收外資，固然不能不將外資可能流入的前提與條件及早完成。但是我卻也不能不同時鄭重考慮：如何使吸收到的外資，在我國內發生最大的效用，而不致發生流弊？忽視了這一問題，我們的人民將無異作繭自縛，整個國家也不會得到外資的多大好處。

我們過去借的外債，計算起來，不在少數，至今沒有還清。試問他除加重了人民的負擔以外，對於民生國計，發生了甚麼良好的作用？在北伐成功以前，國民一聽到統治階層要大舉外債，就疾首蹙額的反對，就是因為這個緣故。

過去吸收外資以後，徒使一般老百姓的經濟生活增加其惡化的程度。今後要吸收大量外資，大家千萬莫忘一個基本的目的——改善多數人民的生活，促進一般「不虞匱乏」的自由。本着這一目的去吸收大量外資，大多數國民自然不僅絕對不會反對，抑且還會歡迎，這是可以斷言的。

中國今後須要工業化，但人口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是農民。外資的利用，固然一面要用於工業的促進，同時卻也必須注意到農業與農民生活的改良。否則工業化的基礎是不會堅實，外資的利用也不會提高多數人民的生活水準。

去秋美國前副總統華萊士訪華時，除對中國表示，美國人民希望中國成爲一個強大，團結，民主的國家而外，還特別提醒大家一件事實，即「沒有一個國家能夠於工業上健全或強大，除非她的農業技術和社會上的農業部門都很進步，很興隆。」這幾句話，我們於利用外資時最值得記取。

還有英國政治學權威拉斯基教授的幾句話，我們亦宜拳拳服膺。他說：「中國在勝利之後，他的第一個需要，就是充分保障其人民

能夠做他們自己命運的主宰。無論在直接、間接方面，他們都不應該成爲外來帝國主義的犧牲品。他們不應坐視小資產階級保持權力，魚肉無知的大衆，而任其餓得腦滿腸肥。我們要使中國人民有能力控制他們自己的命運，而且還要進一步能把中國傳統的智慧和西方文明的技術結合起來，使他們對全世界的福利能有所貢獻。」又說：「戰後的中國除非建立在經濟的民主制度的基礎上，他的勝利是不能持久的。除非中國的首領們按照這一種政策去設計，中國的打敗日本，只能看作兩個戰爭的休止時期。我的意思並不是要把中國資本家的財產沒收，也不是要對外國資本家的協助一律加以擋駕。我的意思是於經濟生活的某某重要部門，要注意禁止中國資本家染指，而對於外國的投資家也應該加以限制，使他們的地位等於一個現代式的公司的債券保有人一般。」（見去年十月八日大公報的星期論文）。

拉斯基的話，語重心長，道出了中國勝利之後的第一個需要。這一個需要，可以說就是我們今後經濟發展的必要前提。有了這一個前提，一個基本的目的——即改善多數人民的經濟生活——才能達成，而中國的經濟前途，才能光輝燦爛，有劃時代的進步。然則這必要的前提怎樣才能實現呢？這是關繫中國全國人民福利的一大重要問題。其答案說來，卻很簡單，即是「民主」二字。張志讓教授在三月十九日的復旦經濟週會第二次座談會上說得很透澈：「要經濟的民主，必需先要政治的民主。因爲，經濟的民主就是大家享受，政治的民主就是大家決定自己的事情。假如沒有大家來決定的權利，則大家來享受是不可得的。」這話很簡明，也很正確。

拉斯基說到，「不應坐視小資產階級保持權力，魚肉無知的大衆，而任其餓得腦滿腸肥。」從原則上講，這話是不錯的，但就中國的情形看，中國的一般小資產階級並無特權。有特權而魚肉無知大衆的亦，只是其中在過去當買辦的，而在現在是一部分憑藉政治勢力的亦

官亦商的人。他們都漸漸地要爬上大資產階級裏（地主、豪商、大官僚的階層）去了。其他多數的小資產者，則都有變成無產者的可能。如果政治不民主，今後國內貧富的懸殊，將一天天加深了。這倒是不應坐視的。

我們要利用外資，對於外國的投資家也確應予以相當的限制，防止他們剝削我們的大衆，妨礙我們大衆生活的改善。否則外資流入以後，將利未見而弊先至，與我們吸收外資的目的大相逕庭。或謂：若予外國的投資者以種種限制，豈不是自動阻礙外資的大量流入？這於我經濟發展的前途，不將大有不利麼？這卻不然。我們只要能使內部安定，外國的投資安全，投資者能夠得到合法的利潤，外資是不會不來的。並且我們利用外資以改善大多數人民的生活，提高他們的購買力，這對於工業先進國如英如美的對外貿易的擴張亦都有利。我們與他們經濟上的利害關係，不特不會因此發生衝突，并且反可使彼此間的經濟關係格外密切。假使政府對本國與外國的投資家，完全採取自由放任政策，坐視他們「魚肉無知的大衆」，使無知的大衆更赤貧化，生產力與購買力都日就萎縮，試問社會怎能安定？投資怎能安全？從資本產生的利息又怎能得到保障？友邦對華的貿易怎能發展？凡聰明而有遠見的投資家當不會歡迎我們這種自由放任政策的實施。

總之，要加強中美合作，吸收美國以及別國的投資，使我們今後的經濟能有光明的前途，其根本是在我們本身民主與團結的進步，以及能夠自立自強，對外有「予」有「取」，在民主國家的大家庭中，善盡其應盡的責任。假如不從根本上做得有勁，而僅於法令上放寬對於投資者的限制，甚或竟於經濟上採取類乎自由放任的政策，希望由此可以吸收大量外資，那便是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不容易發生甚麼效果的。